

非外借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林赛·卡梅伦 Lindsay Cameron 著

孙林段静 译

大律所

B I G L A W

A NOVEL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Big Law by Lindsay Cameron

© 2015 Lindsay Cameron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September 7 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 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Law Press China in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7461

|天
Borderless
|下

博 稽 古 今 融 汇 天 下

前言

穿着灰色西服的人群随着旋转门的转动涌出了“死亡之星”，我揉了揉眼睛，告诉自己：“千万别慌。”

“哎哟！”一个穿着细条纹西服的胖子尖声抱怨道，他挥舞着满是油迹的棕色牛皮纸袋从我身边经过。午餐时间，城中心一直很拥挤，今天尤其如此。这些拥挤的人群使我忽然想起我在半个小时以前买的沙拉还原封不动，袋子都把手腕勒出了一圈红色印记。我抬起头注视着这栋五十二层的黑色钢铁大厦，它像极了重重叠叠的洞穴，而 F&D（弗德曼与道恩斯）律所就在里面。我做了最后的思想准备，然后把沙拉扔进了人行道旁边的垃圾桶，推开门，我就要去聆听我的命运了。

“周二好！”我刚刷完卡，还在等待门禁的旋杆升起时，尤金就在保安桌后面迫不及待地大声向我打招呼。“周一过了，我们开始奔向周五咯。”我笑着回应他，尽量想表现得友善一点，不过因为太紧张，我一直觉得胃里像是翻江倒海一样。对于周五，我是真的每一分钟都在期待——那美妙的、魔法般的周五，终于能见到我心上人的周五！我甚至在今天

早上还悄悄翘班去拉佩拉^[1]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约会买内衣。“是什么场合呢？”涂着精致口红的销售小姐问我，她拿来两件蕾丝的胸衣挂在试衣间。“哦，普通约会而已。”我强装平静地说道，努力忍住嘴角的微笑。

我和其他六个穿着西服的人依次进了电梯。在电梯门就要关上的那一刹那，一个穿着大红色权力套装、看起来非常职业的中年女人挤上了电梯。她朝着电梯角落的方向点头致意，那儿站着一个满头银发的男人，戴着浮夸的紫色领带，明显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帮他挑选的，那可能是他第三任妻子吧。

“案子结了？”紫色领带问道。

“是呢，一个小时前结了。”

“客户还满意？”

“相当满意。”红色西服眉开眼笑地回答道。

满意。那是此刻我的血管里应该流动的感觉。我二十八岁，毕业于乔治敦法学院，通过了全国最难的司法考试，在纽约最顶尖的律所竭尽全力工作了两年之后，我终于迎来了新的里程碑：可能会被借调到声望极高的公司去。更好的是，我手机里有一条信息：“简直等不及周五要见你了。”发这信息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每个吻都能让我所有毛孔渗出喜悦的男人。我应该找个向日葵地来跳舞，来释放最纯粹的愉悦。但并不是这种狂喜，而是突如其来的疲倦而又严重的压力，使我还能强迫自己正常呼吸（生物学课程的内容我可记得清

[1] 拉佩拉（La Perla）：意大利顶级奢侈品内衣品牌。

清楚楚呢)。

“吸气，呼气。”

踏出电梯，我拿出黑莓手机查看邮件。我多么希望午餐的时候就接收到召唤！——这种充满期待的开心的感觉让我不自在，反而使我又回到熟悉的焦虑状态，是的，回到熟悉的状态里，就好像新生儿不习惯外面的世界，他们更愿意在襁褓中，找回被包裹的感觉。不过手机里还是一个小时前的邮件信息——发自：索尔·塞维；抄送：莎拉·克拉克。莎拉就像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可她却是我的导师。不过她这个导师是我第一年入职律所的时候，人力资源部分配给我的。

“吸气，呼气。一步，再一步。”

我的秘书从她桌子后面跳出来，急切地挡住我进办公室的路。

“你去哪了？”她低声问道，显得特别焦急，同时她仔细打量着我，“你怎么看起来满头大汗的啊？”

我伸手擦了下额头：“就是吃个午饭。外面好热的。”当然，这是谎言。丽塔已经看起来为我们俩很不安了。

“麦肯茜，”她环顾走廊四周，确定没有人在看，她悄悄地说，“索尔都打了三次电话了。他听起来非常‘森’气。我是说，真的非常‘森’气”。丽塔用她长岛口音又强调了一次，然后继续说道：“他要你立刻到27 C会议室找他。他还要了你的个人文件。”说完，她的脸上露出了关切的神色。

我的胃彻底落到了谷底。我早就觉得这个会议势头不妙了，如果说直觉不够有说服力，那么要我的个人文件肯定就可以证实了。



“他不告诉我是什么会，不过我觉得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小麦。”丽塔手指绞着，说，“如果他们要解雇你，我可不希望你什么都不争取，所以我已经打印了你工作的完成情况，你带去开会吧！”她冲回自己的桌子，不幸打翻了她那有限的地盘上摇摇欲坠的星巴克杯子。成堆的文件这下子都被咖啡给淋湿了。

“哦！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她发病似的抽出一大堆纸巾开始擦拭。“还行吧！”她把擦完以后还印着咖啡迹的文件递到我手上，说：“来来来，让他们看看你对律所作了多少贡献。”她的眼睛很坚定地凝视着我，就像拳击教练在开赛前对自己的拳手做赛前动员一样。

“啊，谢谢。”我嘟哝着，去办公室抓了一个法律便签本。顺便瞟了一眼电脑上的时钟，默默地希望时间停止那么一小会，那样我就能喘一口气了。

“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丽塔一边走进我办公室，一边使劲拽她皮质的超短裙。

“没事，丽塔。”我侧身从她身边挤过去，走向电梯，丢下这句话给她。

“振作起来！麦肯茜。”我不停重复着，挥手按下了二十七楼的电梯。“千万别慌！”

就在昨天，我还在练习当我得知自己被选为少数律师代表获奖时的惊讶表情。世事就是这么难料，过去这二十四小时发生了这么巨大的转变。除非……

仿佛有一根丝带把我的肺越捆越紧。除非他们已经发现了我小小的违规行为。

电梯门开了。门外一大群人使我大吃一惊。六十个想要表现的法学院学生站在那里，他们穿着贴身的新套装，闻起来就像是崭新的牛皮公文包——这些公文包肯定是他们第一天开始做暑期律师的礼物。我瞬间回忆起我在 F&D 律所的第一天：我那会儿不是和现在的他们一样吗？眼睛里面还闪闪发光。我怎么可能不一样呢？我们都是最优秀的法学院里名列前茅的全优学生，好不容易用实力和运气抓住了大家梦寐以求的暑期律师的机会。暑期律师的选拔标准是十分严苛的。F&D 律所是纽约超大律所的精英团队，他们雇佣了超过 500 位的律师，他们的办公室简直就是小型城市。这样的律所被律师们称为“大律所”，能够入职就意味着刚出校园每年就能挣到二十万美元。在法学院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的那个暑假，如果被选为了暑期律师，通常毕业以后就能得到律所提供的律师职位。F&D 每年会收到数以千计的申请信，只有六十个人最终胜出。这就是梦想工作啊！

“我当时就像他们一样吗？”我很疑惑，饶有兴趣又略带烦躁地打量他们年轻的脸庞。没有长时间、心甘情愿地待在电脑屏幕前的呆滞眼睛，没有长时间被睡眠剥夺的种种迹象。甚至他们中有人有着夏天的晒痕。晒痕在大律所是坚决禁止的，因为它明显说明你可能还有户外爱好，在办公室外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就和当年的我一样。在大律所工作，如同参与一场战争，只有你亲身体会以后，才能有最深刻的理解。

我从走廊的人群中挤了出来，另一个律师从我身边跑过。



没人在 F&D 里面用走的。大家都是用跑的。走，是给那些时间充足的人的。我认出了跑过去的那个律师，他是那个长期提着装有奶酪的公文包的律师——他的公文包装有奶酪，而且只有奶酪（而他经常像一个硕鼠那样啃着他公文包里的奶酪）。奶酪男可能在大律所之外的地方会显得比较奇怪，但是，在 F&D，他正好恰如其分地融入了集体。F&D 收集了太多有扭曲性格的人：有看色情影片成瘾的律师，聊天会自动入睡的律师，只要和女性说话就会紧张地抽动鼻子的合伙人，还有坚称自己是互联网发明者的人。在大律所，有奇怪行为这一条，简直成为了工作要求了。



“麦肯茜！”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尖锐声音嘶嘶喊着我的名字，听起来恶意满满。

6

奶酪男四下张望，找到了这充满愤怒的声音来源——莎拉。当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对视的几秒钟，我明显看出他既同情又害怕的神色。很显然，他才不愿意被卷入这种场合呢。

“赶紧给我过来！”莎拉低声说道，用手指了指房门。她脖子上全是红红的斑，拉直的长发贴着脸显得已经卷曲了，看上去就像是刚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气急败坏。“就等你一个人了！”她说完就走进了会议室，身影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能感觉到我腋下已经开始出汗了。呼出长长的一口气，我踏进了会议室的门，我要开始聆听我的命运了。

然而根本不需要我练习怎么假装吃惊的表情，因为眼前的一幕确实让我表现出自然的吃惊表情——站在我面前的男人，向我伸出了手：

“科贝特小姐，我是 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塔克·沙利文。我们发现一些不正常交易情况，需要跟你聊一聊。咱们坐下来谈好吗？”他轻快地走到我身后，关上了会议室的门。



七个月前

“各位，时间有变！这桩交易必须在明早开市前搞定！”一位高高的男子指着走廊尽头，“谁给我把那该死的披露时间表拿来！”他体格高大，颇像电影《捉鬼敢死队》里面的“棉花糖怪”，因此大家都这样叫他。

罗斯·托内里把头探入我的办公室，一边用纸巾擦拭额头：“麦肯茜，麦斯威尔要披露时间表，赶紧打印出来带到作战室。”

“罗斯，东西就在这儿呢。”我在一堆文件中搜寻，之后才想起我在每天晚上的例行清理时，把它们放入了抽屉里。公司的安全桌面政策要求对机密信息完全保密，因为那些信息可能会导致股票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变动。我晚上九点就清理完桌面的做法明显是有点乐观了。我把订好的文件交到了罗斯急切的手里。

“我已经完成了重大合同部分，随时可以用了。现在

刚刚开始写新闻稿。”

“很好，新闻稿得赶紧写好，这样交易一结束就能发出去。今天晚上会很辛苦，沉住气，卯足劲儿。”

我像一个服帖的步兵点了点头，罗斯迈着极快的步伐消失在走廊尽头。我长叹一口气，疲惫不堪。参与备受关注的大公司并购案而分泌的肾上腺素是有时效的，一般来说，当你听到“沉住气，卯足劲儿”的时候，它便过期失效了。我大口喝完剩下的那罐红牛，闭上眼睛，等待饮料中的咖啡因起作用。其实我现在真正想沉住气卯足劲儿做的，只是跟我亲爱的男友——我 F&D 的同事杰森一起，躺在温馨的床上，听着屋外的海浪声，床头最好再放上两杯香槟。

“麦肯茜！你在干吗？”一个盛怒的声音刺破了我眼前的幻象。

我猛地一睁眼，一位半秃、大腹便便的中年印度男人赫然耸立在我面前。当我第一次踏入自己在 F&D 的新办公室时，想起一个好朋友告诉过我，她和办公室同事关系融洽，亲如姐妹，于是后来还互相成了对方伴娘。所以我憧憬过和未来某幽默又迷人的同事在大律所并肩作战，在男女共用的卫生间肆意跳舞，彼此开怀大笑（就像电视剧《甜心俏佳人》的情节），然后再与其他衣冠楚楚的同事出去享受欢乐时光。或者，如果那同事是小伙子的话，我们可以像电影《当哈利遇上莎莉》里面那样，不过不用最后成为一对儿。可是，我的同事是萨帝尔。

“那是我最后一罐红牛了！”他指着 I 手里的饮料。

“对不起，”我急忙道歉，“我以为你晚上回家了，换

我顶替呢”。

他谨慎地看着我说：“你知道的，麦肯茜，我一般愿意跟你分享我的存货。你不是周围那些竞争意识过度激烈的怪胎，所以我不介意。但是喝我最后一罐红牛这事儿做得过分了。”他哼了哼，“还有，我认为我回家不会比你早”。

这大概是真的。萨帝尔一直都在办公室——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手上工作是否要求他在那儿。别人问他时，他总会说：“会面时间。”如果你要找个人来扮演在办公室长待的角色，萨帝尔是不二人选。从外表很难看出他的年龄——二十八岁到四十岁都有可能。他稀疏的头发与额头的皱纹透露出苍老的感觉，但他胖乎乎花栗鼠似的双颊又使他显得年轻。他的双下巴开始显露，不合身的衬衫下可以看到松弛的胸部。他的眼镜片跟玻璃可乐瓶的瓶底一样厚，透过镜片是略微斜视的双眼，充满血丝和疲惫。萨帝尔并不是一个健康或活力型的人。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给了他一个女童子军的敬礼。

萨帝尔可能不是我之前憧憬的同事类型，但我也渐渐开始喜欢他了。他不能算是温暖而贴心的人，不过他会给我建议——略有嘲讽但往往一针见血——且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一位高年级律师在我桌上丢了一堆文件，要我告诉他这些内容是否有关联时，多亏了萨帝尔帮

助我梳理了尽职调查^[1]的来龙去脉。我在法学院花了三年时间，熟记有关证据的法规、无数的最高法院裁决和过失法的各种细节，却还是不幸在第一年上班时，对公司法律师的工作感到手足无措。记得我还在读大学时，乔治敦大学的法学学生意识到在低迷经济环境中自己缺乏实践能力，曾强烈要求大学提供更加实用的课程。教员的回复是：“我们是在教授法律，不是在培养律师。”最后象牙塔方占了上风。那时我理解老师的立场——法学院并不是职业学院。但在 F&D，我发现自己还是经常希望要是当初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更有用一点就好了。

我把椅子拉到电脑前，手放在键盘上开始敲打，觉得眼皮越来越重。如果我要起草的新闻稿会在发布时引起公司股价翻倍，那我需要能量饮料提提神。我给杰森最好的朋友艾利克斯敲出一行即时信息：“需要更多咖啡因，你在吗？”我知道他一定也在这层楼的另一头加班。

我们现在是从事律师工作的第二年，在纽约顶级律所的日常生活与我们当暑期实习生时的体验大相径庭。那时我们胡吃海喝，天真愉悦，为期十一周的暑期工作日程更像是社交日历——纽约洋基队比赛，烹饪课程，百老汇演出，参观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有市里最高级餐厅的免费午餐，晚上还有公司赞助的鸡尾酒。就这样我们每两周还能收到四千五百美元的支票。任何角度来看那个暑假都棒

[1] 尽职调查，简称 DD (Due Diligence)：是指企业在并购（简称 M&A）时，买方企业对目标企业进行的经营现状调查。

极了，但同时那也是我陷入爱河的一个暑假。我其实并没打算找男朋友——我拼尽全力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不需要任何让我分心的事情——可是，当我瞥见杰森的微笑时，我深深陶醉了。

“这地方叫作死亡之星是有原因的。”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当时是我们第一天站在 F&D 光亮的大理石大厅等电梯，我正在埋头认真阅读日程表，其实自从收到它以来，我已经看了不下百遍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在跟我说话，我一抬头，一双最美的深棕色眼睛正盯着我。“噢，”我回答道，感觉脸已涨红。他个子高高，短短的深色卷发，身穿深蓝色布鲁克兄弟^[1]西装，但从他小麦色皮肤和方下巴看来，他应该更适合在玛莎葡萄岛^[2]，穿着纽扣衬衫和短裤，这种经典的新英格兰学生装扮让他全身散发活力。他腼腆地笑了笑，似乎知道自己很帅气的同时又对此略感害羞。

我默默在心里感谢了我在萨克斯百货^[3]买的昂贵化妆品，女店员笃定地说那会呈现我最好的状态。嘿，没有人说我必须把三千美元的旅行津贴全都花在规定地方啊。全新的希尔瑞灰色套装，跟高大约一英寸的普拉达露跟单鞋，让一个不谙世事的法学院学生摇身一变，成了光鲜时髦的律师。

[1] 布鲁克兄弟 (Brooks Brothers): 美国知名男士服饰品牌。

[2] 玛莎葡萄岛 (Martha's Vineyard): 美国著名度假胜地。

[3] 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 (Saks Fifth Avenue): 纽约著名的精品百货店，1824 年以来一直为纽约市民提供高品质的服饰及服务。

“他们给这地方起这个名字？”我咧嘴笑了。

“对啊，就是这栋楼，”他指了指大厅，“我觉得可能跟它不祥的、又大又黑的钢铁耸立在纽约帝国之上有关”。他强调“耸立”那个词时，眼里放光，非常讨喜。

“我叫杰森。”他伸出手。

一周后，他约我共进晚餐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运气。我一直以为他会去追求菲奥娜，明显最漂亮的那位实习生。一头飘逸的长金发，闪亮的蓝眼睛，瑜伽教练的身材。不谦虚地说，我也漂亮，但我不是一直都好看。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终有一天我会成为美丽的天鹅，但她没有告诉我必须得忍受整个丑小鸭的过程。所有可能尴尬的阶段我都经历过：牙套，粉刺，失败的发型，糟糕的穿衣品味。读大学时，我终于不用戴牙套了，青春痘也消失不见，有了一头长发，男生们才开始注意到我，但他们的任何方面，不论是身材还是才华，都无法与杰森相提并论。

我们下班后就立马出发去西村区的牡蛎酒吧（当然是分开行动，以免引起谣言）。那地方门口没有雨篷，除非你是知情人士，不然你不会知道这么个地方。杰森自信但不自傲地拉起我的手，带我走到桌前。他替我拉开椅子时，俯下身跟我耳语——不，更像是嘟囔——对着我的耳朵说，你看起来真美。我开心得小鹿乱撞，不自觉地全身颤抖了一下。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了他。

那次就是纽约完美的晚餐之一，从面包搭配的黄油到甜点上的生奶油，每样食物都让你的味蕾放大了十倍。我们轻松地聊天，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他有英俊的长相，受